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九十七

宋 李燾 撰

仁宗

嘉祐七年秋七月壬子詔秋季有事于明堂羣臣毋請加尊號太常禮院言皇祐參用南郊百神之位不應祀法宜如隋唐舊制設昊天上帝五方位以真宗配而五方帝五官神從祀餘皆罷又前一日親饗太廟當時嘗

停孟冬之薦考詳典禮宗廟時祭未有因嚴配而輟者今明堂去孟冬為日尚遠請復薦廟前者祖宗並侑今用典禮獨配前者地祇神州並饗今以配天而亦罷是皆禮中之大者也開元開寶之禮五帝無親獻儀舊禮先詣昊天奠獻五帝並行分獻以侍臣奠幣皇帝再拜次詣真宗神座於禮為允詔恭依而五方帝亦行親獻甲寅廣西轉運使度支員外郎李師中轉運判官都官員外郎劉牧各罰銅二十斤先是嶺南多曠土茅菅茂

盛蓄藏瘴毒師中募民墾田縣置籍期永無税以種及三十頃為田正免科役於是地稍開闢瘴毒減息而師中與妝坐擅除税不以聞故蒙罰交趾每因瘴毒甚時必聲言入寇師中先得其情既而攝師事邕州果遣軍校乘驛言交趾將入寇師中不省但詰其擅乘驛之罪而已

甲子右司諫知虔州趙抃為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

丁卯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辭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不許

是月右正言王陶上疏曰自至和中聖躬不豫之後天下之人顒顒惴惴無所寄命日望上穹眷命降生聖嗣内承九廟祀享之重外安四海億兆之心天貺莫期未如民志朝廷百執事州郡之吏下至韋布草莱之士抗疏交章引古今陳災異請擇宗室親賢早建儲嗣危言切語感動人聽者以百數夫為是議者豈皆懷不忠孝

為姦利託附之人哉蓋發於至誠為宗廟社稷無窮大計他日四海生靈死亡之命豫求安全深思遠慮而言也陛下納諫從善博古通今治亂之要知聖人先天而不違後天而奉天時之道在乎順民欲而安衆心也去歲親發德音稽唐故事擇宗子使知宗正寺上以先後天心導迎景貺而俟與子之祥次以尊崇宗廟欲重祭享而修主鬯之職下以順悦人情表白聖意而示强宗之勢中外聞之咸謂此舉設施安穩不驚人耳目而

天下摇摇之心一旦而定他日聖嗣降育則稍遷其秩使還本邸進退之命無傷國體莫不稱慶陛下有堯之聖仁舜之大孝漢文之恭儉而睿謨英斷非近代中庸之主所可跂及厥後稍稍寖聞稽緩四方觀聽豈免憂疑或罪宗實以為自唐以來判宗正寺者皆用宗子求之典故乃一尋常差遣何必過為辭讓或者流言去事由宫中嬪御宦官姑息之言聖意因而徼惑至婦人近幸不識國家大計苟務一時感悅陛下而不知反沮壞

美政睽隔英斷為害甚大也風聞宗實自有此命以來夙夜恐懼閉門不敢見人昨自二月除服合半年有餘矣臣恐天下之人謂陛下始者順天心人欲而命之今者聽左右姑息之言而疑之不獨百世之後使人歎惜聖政始卒之不一亦恐自今遠近中外姦雄之人得以窺伺間隙矣自古天下禍亂之始未有不由繼嗣不立付屬之心不豫定而遂至後世爭奪危亡使天下赤子糜爛塗地而受弊者也況數歲以來災異頻數不可勝

紀今春徐陳許蔡迨京畿之民訛言相傳掘土而食近又龍鬬於南京之葛驛盛夏火王金當消伏太白芒角盛大陵犯熒惑又太白經天與歲星晝見天地人事皆見變異其占為兵而為人心不安為甚可懼太史必有以其術為陛下言之者陛下於此時豈宜尚復優游遲疑聖斷不早恐懼修省急答天戒哉夫天下者聖祖神宗之天下傳至陛下使陛下永福生民措之安全之地陛下當思先帝付託之重使宗廟社稷生民有所依賴

天下忠臣節士有所取正無令漢成帝獨有美名也前日未命宗實人人上言早建儲嗣今日乃無一人敢言者非今日之人不忠也蓋前日未有主名泛為公言而陛下不疑也今日補一宗正官雖非繼嗣似有主名又陛下猶豫遲疑自冬徂秋十月矣中外之人無貴賤賢愚人人自顧私計懼陛下見疑獲罪不敢出一言但日聽朝廷所為以卜治亂而已臣職為諫官儻又不言則誰為陛下言者故臣區區區區憂國之心顛沛徬徨而不能

自已也陶因請對言宮嬪宦官有以上惑聖聰而使宗實畏避不敢前上問陶欲別與一名目如何陶對曰此止是一差遣名目乞與執政大臣議之上曰當別與一名目於是韓琦等始有立為皇子之議

八月乙亥朔内出明堂樂章迎神送神曲隷于太常太常博士祕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自慶歷至嘉祐凡八祠有司皆援舊禮樂備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用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

已之私也謹按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事廟應用樂裴
寛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
令張說以寛議為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社稷之祠
用樂明矣臣以為凡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
請用樂其在廟則如寛之議所冀畧輕存重不失其稱
下其章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禋為歆神之始以血為
陳饌之始祭地以埋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宗
廟以灌為歆神之始以腥為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

皆以樂為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謂此也天地之
間虛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
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名於天地之間庶
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人之祭先奏
樂以求神先求于陽也次灌地求神於隂達于淵泉也
周人尚臭四時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諸隂也然則
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今七廟連室難分
廟忌之尊卑欲依唐舊制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

並縣而不作其與别廟諸右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宫太一及祀百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畢於廟則樂可不作翰林學士王珪等以為社稷國之所尊其祠日若與别廟諸右忌同者伏請亦不去樂詔恭依

丙子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辭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許之初宗實屢乞繳還告勑上謂韓琦曰彼既如此盍姑已乎琦曰此事安可中輟願陛下賜以手

札使知出自聖意必不敢辭比遣使召之稱疾不入琦與歐陽修等私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矣不若遂正其名修曰知宗正寺告敕付門下得以不受今立為皇子止用一詔書事定矣遂入對乞聽宗實辭所除官上曰勿更為他名便可立為皇子明堂前速與了當琦因請諭樞密院及張昇至帝面諭之昇曰陛下不疑否帝曰朕欲民心先有所繫屬但姓趙者斯可矣昇即再拜稱賀琦等乞帝書手札付外施行既退輔

臣未分廳中使已傳手札至中書丁丑琦名翰林學士王珪令草詔珪疑焉戊寅請對言此大事也後不可悔外議皆云執政大臣强陛下為此若不出自陛下則禍亂之萌未可知上指心曰此決自朕懷非由大臣之言也不如此衆心不安卿何疑焉乃再拜殿上曰陛下能獨斷為宗廟社稷計此天下之福也退而草詔以進己卯詔曰人道親親王者之所先務也蓋二帝之隆治由兹出朕甚慕之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皇兄

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少鞠于宫中而聰知仁賢見于夙成日者選于宗子近籍命以治宗正之事使者數至其第延崇執謙退久不受命朕默嘉焉朕蒙先帝遺德奉承聖業罔敢失墜夫立愛之道自親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風而上以嚴宗廟也其以為皇子

辛巳上悉名宗室入宫諭以立皇子之意

壬午按壬午原本誤作壬子今參核前後干支改正詔入内侍省皇城司即内香藥庫之西偏營建皇子位

癸未賜皇子名曙初中書擇日旁十字上點㝡下一字用之　詔太子太保致仕龎籍陪祀明堂籍辭不至

邈川首領嘉勒斯賚既老國事皆委其子董戩知秦州張方平嘗誘董戩入貢許奏為防禦使董戩尋遣使入貢知雜御史吕中復劾奏方平擅以官爵許董戩啓其貪心方平議遂不行先是契丹以女妻董戩與之共圖夏國夏主諒祚與戰屢為所敗及是諒祚舉兵擊董戩屯於古渭州其熟户酋長皆懼以為諒祚且來併吞諸族

丞請方平求救方平懼飾樓櫓為守城之備盡籍諸縣
馬怒發下番兵皇祐末古渭州熟户反增秦州戍兵甚
多事平文彦博怒分屯永興涇原環慶三路期有警則
名之以省芻糧謂之下番兵方平既發番兵關西震聳
仍驛奏乞發京畿禁軍十指揮赴本路樞密使張昪言
於上曰臣昔在秦州邊人言敵欲入寇者甚衆後皆無
事實今事未可知而發京畿兵以赴之驚動遠近非計
也請少須之上從之數日方平復奏諒祚已引兵西去

擊董戩兵諒祚尋復為董戩所敗築堡於古渭州之側而還諫官司馬光因劾奏方平怯懦輕舉請加竄謫宰相曽公亮獨右方平曰兵不出塞何名為輕舉且寇所以不入者以有備故也有備而賊不至顧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為先事之備矣光奏三上甲申徙知秦州張方平知應天府　太常禮院言奉詔詳定同判太常寺吕公著狀每歲孟享太廟七室並用羊二豕一而奉慈一廟亦如之酌之豊殺未適其宜本院伏詳天神

至尊無物可稱其德故祭用犢以貴誠宗廟社稷則用
太牢以別天神之祭也楚觀射父曰天子舉以太牢祀
以會鄭康成曰會太牢也周禮祫祭每各一牛漢舊儀
大祭祀祫每牢中分之左辨上帝祖右辨上后祖餘肉
委積於前數千斤周漢宗廟牲牢之富從可知矣請如
公著議凡因郊祀親享太廟舊用犢四羊四豕四今請
用犢一羊七豕七孟享臘享舊用羊二豕二今請用羊
七豕七禘祫攝事舊用羊四豕四今請用羊七豕七皇

后廟孟享臘享舊用羊一豕一今請用羊四豕四詔恭
依
乙酉詔太常寺登歌用柷敔先是翰林學士王珪言古
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與治道通先王用
於天地宗廟社稷事于山川鬼神使鳥獸咸若況於人
乎然而樂雖盛而音虧未知所以為樂也今郊廟升歌
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夫所謂柷敔孔安
國以戛擊是柷敔之用既云下而擊鼓知鳴球與柷敔

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祀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增置之

辛卯司封郎中李受為皇子位伴讀改宗正寺伴讀王獵為皇子位説書受江南人也　大宗正司言皇子累奏辭所除恩命是日還其奏

壬辰詔權以皇城司廨宇為皇子位仍命入内高班王中慶梁德政發車乘津置行李入内上既下巳卯詔書

皇子猶堅卧稱疾不入司馬光王陶等言凡人於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已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詔無諾君命詔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遜使者不當徒反凡詔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上與輔臣謀之韓琦曰令既為陛下子何所聞哉願令本宮族屬敦勸及選親信內人就諭旨彼必不敢違

丁酉賜皇子襲衣金帶銀絹各一千詔登州防禦使同判大宗正事從古沂州防禦使號國公宗諤敦勸皇子仍與潤王宫大將軍以上同入内皇子若稱疾即乘肩輿

己亥從古等言皇子猶固稱疾是夕使者往返數四留禁門至四鼓皇子終不至乃詔改擇異日

庚子以立皇子告天地宗廟及諸陵

辛丑皇子以肩輿入内先是宗諤責皇子曰汝為人臣

子豈得堅拒君父之命而終不受耶我非不能與衆人執汝强置汝於肩輿恐使汝遂失臣子之義陷于惡名爾皇子初讓宗正與記室周孟陽謀之所上表皆孟陽之筆也每一表餉孟陽十金孟陽辭皇子曰此不足為謝俟得請於朝方當厚賞爾凡十八表孟陽獲千餘緡及立為皇子猶固稱疾孟陽入見于卧内曰主上察知太尉之賢參以天人之助乃發德音太尉獨稱疾堅卧其義安在皇子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太尉事

兩宮以父母中外所聞主上為萬世計而立為子矣今固辭不拜假如得請歸藩遂得燕安無患乎皇子撫榻而起曰吾慮不及此遂與宗諤等同入内良賤不滿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厨而已中外聞之相賀中外相賀此據歐陽修私記及范祖禹帝學

甲辰皇子見上于清居殿自是日再朝于内東門或入侍禁中

九月乙巳朔以皇子為齊州防禦使進封鉅鹿郡公

丁未以貴人董氏爲充媛

己酉朝饗景靈宫

庚戌饗太廟

辛亥大饗明堂大赦　文武升朝官父母妻並與官封轉朝官在今年冬至已前者父母亦特推恩臣僚合該奏薦赦後奏至舊例即不行自今特展限一月　天下係帳有留寺觀未有名額者特賜名額其在四京管内雖不係帳而舍屋及一百間以上亦特賜名額諫官司

馬光言竊以釋老之教無益治世而聚匿遊惰耗蠹良民此明識所共知不待臣之言也是以國家明著法令有創造寺觀百間以上者聽人陳告科違制之罪仍即時毀徹盖以流俗戇愚崇尚釋老積弊已深不可猝除故為之禁限不使繁滋而已今若有公違法令擅造寺觀及百間以上則其罪已大幸遇赦恩免其罪犯可矣其棟宇瓦木猶當毀撤没入縣官今既不毀又明待恩命賜之寵名是勸之也臣聞為人上者洗濯其心一以

待民是以令行禁止而莫敢不從令立法以禁之於前而後赦以勸之於後則凡國家之令將使民何信而從乎臣恐自今以往姦猾之人將不顧法令依憑釋老之教以欺誘愚民聚斂其財以廣營寺觀務及百間以須後赦冀幸今日之恩不可復禁矣方今元元貧困衣食不贍仁君在上豈可復唱釋老之教以害其財用乎事若微而患深令有近而害遠此之謂也伏望陛下追改前命應天下寺觀院舍不係帳者不以屋舍多少並依

前後勑條處分其昨来赦文内四京寺觀院舍雖不係帳亦賜名額一節乞更不施行庶使號令為民所信而遊惰不能為姦也

初帝享明堂方宿齋而充媛董氏疾革使白皇后曰妾不幸即死願勿亟聞以慁上精意后泣然從之壬子帝臨奠悽惻追贈婉儀癸丑加贈淑妃特遷其父右侍禁妾為内殿崇班官其弟姪四人葬奉先資福院後諫官司馬光言伏見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陛下

親為之輟朝掛服羣臣進名奉慰又命有司為之定謚及行策禮於葬日仍給鹵簿外庭之議皆以為董氏名秩本微病亟之日方拜充媛令送終之禮太為崇重臣按古者婦人無謚近世惟皇后有謚及有近加策命者妃嬪以下未之有也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于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方給鼓吹後至中宗時韋后建議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明王之令典不足法也臣愚念陛下恭儉寡欲近歲以來後宮

之寵妃絕無太盛過分著聞于外者此四方之人所咨嗟頌詠歸仰聖德也不意今茲以既沒之董氏而有司諂曲妄崇虛飾以駭紊制度瀆慢名器使天下之人疑陛下隆於女寵甚非所以益聖德也況禮既崇則凡事所須用度益廣今明堂大禮新畢帑藏空虛賦斂日滋元元愁困誠不宜更崇大後宮之喪以橫增煩費夫亡者雖加之虛名盛飾豈能復知而適足以仰累聖德臣切惜之伏望陛下特詔有司悉罷議謚及冊禮事其葬

日吏不給鹵簿凡喪事所須悉從減損不必盡一品之
禮以明陛下薄于女寵而厚于元元也上嘉納之
己未内外言並以明堂赦書加恩宰相韓琦封儀國公
戊辰改壽星觀為崇先觀仍給永崇殿店宅務日錢二
千諫官司馬光等言前者伏覩陛下幸壽星觀奉安真
宗御容當是時臣等不知事之本末不敢進言自後方
知本觀舊日先帝時畫壽星近因本觀管勾内臣吴知
章妄有奏陳稱是先帝御容意欲張大事體廣有興修

自為勞效别圖恩賞陛下天性仁孝以為崇奉祖宗不欲重違其請遂更畫先帝御容以易壽星之像改為崇先觀知章既得御容倚以為名姦詐之心不知紀極乃更求開展觀地别建更衣殿及諸屋宇將近百間制度宏侈計其所費踰數千萬向去增益未有窮期臣等切以祖宗神靈之所依在於太廟木主而已自古帝王之孝者莫若虞舜商之高祖周之文武未聞宗廟之外更廣為象設然後得盡至誠也惟高宗祭祀親廟豐

數故傅說曰黷于祭祀時惟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祖巳曰無豐於暱盖規之也後至漢氏始為原廟當時
醇儒達禮者靡不議之況畫御容于道宫佛寺而又為
壽星之服其為黷也甚矣且又太祖太宗御容在京師
者止于興國寺啓聖院而已真宗御容已有數處今又
益以崇先觀是亦豐于暱也無乃失尊尊之義乎原其
所來止因知章安希恩澤乃敢恣為誣罔興造事端致
陷朝廷於非禮今既奉安御容難以變更若只就本觀

舊來已修屋宇固足崇奉所有創添伏乞一切停寢并劾知章誣罔之罪明正典刑

冬十月乙亥皇子上表辭所除官賜詔不允

丙子左屯衛大將軍登州防禦使邢國公世永為隴州防禦使初世永自陳太宗與秦王之後官正任者十餘人臣太祖之嫡孫又本宫為最長而遥領使名歳久故特遷之世永守節長子嫡長元孫

壬午封贈婕妤周氏三代初知制誥張瓌言中書送下

封婕妤三代詞頭然婕妤位正二品其封贈未應法請
下有司檢詳典故中書引用崇國夫人許氏美人張氏
例知制誥祖無擇又言許美人張美人出一時之恩未
為得禮於是更下學士院詳定而止及二代焉　時學
士院新定後宫封贈父祖制度皇后與妃皆及三代諫
官司馬光等上言大禮之所謹在于尊卑之分别嫌明
微故國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盖以大夫貴近於君
故推而逺之以防僭偪之端士賤于君雖與之同物無

所嬪也況后妃之際實治亂之本聖人于此尤兢兢焉
皇后敵體至尊母儀四海六宮之内無與等夷妃品秩
雖貴而皇后猶為女君今封贈之典混而為一臣實懼
焉雖陛下聖明宮壼之政貴賤有倫必無僭偪之憂然
非所以别嬪疑防萌兆垂法度示子孫也昔漢文帝幸
郎署慎夫人與皇后同坐中郎將袁盎引却慎夫人席
曰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坐哉文帝
善其言彼少頃同席盎猶以為不可而犯顔力爭况著

之典策以為百世之法乎臣謹按天聖中遇南郊大禮
皇太后追贈三代太妃止贈二代然則妃贈三代乃近
歲之失不可以不正議者或謂外廷之臣凡入兩府者
皆贈三代妃正一品禮不可後之臣竊以為不然聖主
制禮内外異宜不可均一自宰相樞密副使名秩雖殊
而比肩為臣共同職業俱贈三代不足為嫌皇后與妃
位次相亞而有妾主之分以此尤宜分别名器使之著
明以防後世之有僭差不可鹵莽滅裂苟然而已也臣

愚欲望陛下特降聖旨改定新制自今後惟皇后得贈三代自妃以下皆不過二代若以外廷之臣封贈太優則乞自今後惟宰相樞密使得贈三代自叅知政事以下止於二代庶幾得禮之宜不報

己丑禁天下衣墨紫初皇親與内臣所衣紫皆再入為黝色後士庶寖相傚而言者以為竒衺之服故禁之

甲午知制誥王安石同勾當三班院先是安石糾察在京刑獄有少年得鬬鶉其同儕借觀之因就乞之鶉主

不許借者恃與之狎暱遂携去鶉主追及之踢其脅下立死開封府按其人罪當償死安石駮之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為盜此不與而彼乃强携以去乃盜也此追而毆之乃捕盜也雖死當勿論府司失入平人為死罪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詳定以府斷為是有詔安石放罪舊制放罪者皆詣殿門謝安石自言我無罪不謝御史臺及閤門累移牒趣之終不肯謝臺司因劾奏之執政以其名重釋不問但徙安石他官　度支員外郎秘

閣校理蔡抗為廣東轉運使先是岑水銅冶大發官市
諸民止給空文積逋鉅萬姦民無所取資羣聚私鑄與
江西鹽盜合郡縣患之督捕甚嚴抗曰採銅皆惰游之
民銅悉入官而不畀其直非私鑄衣食安所給又從而
誅之是豈但民犯法也因命銅入即償直民盡樂輸私
鑄遂絶番禺歲運鹽給英韶二州道回遠多侵竊雜惡
抗命十舟為一運擇攝官主之歲終會其課以為殿最
是歲鹽課增十五萬緡

乙未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内藏庫與三司共支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從右正言判司農寺王陶所請也

十一月己巳進封沂國公主為岐國公主建州觀察使知衛州李瑋改安州觀察使復為駙馬都尉

戊子皇子徙入位

辛未徙利州路轉運判官司封員外郎王靖提點陝西路刑獄鄉户之役于州縣者優則久留勞則欲速去賂

吏輒不以時代靖令籍所役歲月先期除代毋須申訴後遂為令

十二月皇城司邏卒吴清等密奏富人張文政嘗殺人有司鞫問無狀願得清詰所從而主者不遣御史傅堯俞言陛下不必惜此數人意恐沮塞則自是不復聞外事不若付之有司辨其是非而賞罰之則其事上聞者皆實乃所以廣視聽也諫官司馬光等言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

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懼莫敢為非今海内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被此屬廉其過失廣作威福私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言語皆見掎摭臣等嘗病國家擇天下英才以為公卿大夫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厮役小人以為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

加之死罪使之幽縶囹圄横罹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儻能辨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廵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畏懼愈加横恣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豈合祖宗之意哉詔清等决杖配下軍 按光集以十二月九日上劄子當附見辛巳

丙申幸龍圖天章閣名輔臣近侍三司副使臺諫官皇子宗室駙馬都尉主兵官觀祖宗御書又幸寶文閣為飛白書分賜從臣下逮館閣作觀書詩韓琦等屬和遂

宴羣玉殿傳詔學士王珪撰詩序刋名于閣

庚子再會于天章閣觀瑞物復宴羣玉殿帝曰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勿辭賜禁中花金盤香藥又俗韓琦至御榻前别賜酒一卮從臣霑醉至莫而罷呂氏家塾記云皇子出在舍人待制之後

是歲冬無氷天下斷大辟一千六百八十三人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九十八至二百一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徐天柱

謄錄監生臣陳墻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九十八

宋 李燾 撰

仁宗

嘉祐八年春正月己酉翰林學士范鎮知貢舉

癸丑詔夏國主諒祚所遣進奉人石方稱宣徽南院使

非陪臣官號自今宜遵用誓詔無得僭擬

丙寅翰林學士范鎮提舉校正醫書　龍圖閣直學士

知審官院韓贄兼判都水監初置都水監欲重其事以知雜御史判至是知雜趙抃辭以不知水事故命贄馬

戊辰宰臣韓琦言秦州永寧寨以鈔市馬自修古渭寨在永寧之西而蕃漢多互市其間因置買馬場凡歲用緡錢十餘萬蕩然流入敵境實耗國用詔復置場永寧罷古渭寨所置場蕃部馬至徑鬻於秦州

己巳充儀俞氏為昭儀婕妤楊氏為修儀周氏為婉容

二月癸未帝不豫

甲申德音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乙酉太子少傅致仕田況卒贈太子太保謚宣簡況寬厚明敏有文武才與人若無不可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其論天下事甚多至併樞密院於中書以一政本日輪兩制館閣一員於便殿備訪問以錫慶院廣太學興鎮戎軍原渭等州營田汰諸路宣毅廣捷等冗軍策元昊勢屈納欵必令盡還延州侵地無過許歲幣併入中青鹽請録陝西陷歿主將隨行親兵其論甚偉然

不盡行也始契丹寇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況父延昭延昭哀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生八男子多知名況長子也保州之役況殺降卒數百人朝廷壯其決後大用之然卒無子以兄子為後

丙戌中書樞密院奏事於福寧殿之西閣見上所御幄帟裀褥皆質素暗敝久而不易上顧韓琦等曰朕居宮中自奉止如此爾此亦生民之膏血也可輕費之哉

三月甲辰詔前鄆州觀察推官孫兆邠州司户叅軍單驤

診御脉上初不豫醫官宋安道等進藥久未效而兆與驤皆以醫術知名特召之按此條原本為甲申日事然二月已有甲申不應三月復見且帝崩于三月辛未距甲申已四十餘日不應是一月中事其為甲辰無疑也醫官宋安道原本亦訛作朱今並改正

丙午詔中書劾宋安道等罪以聞

丁未詔進士七舉諸科八舉曾經御試年四十以上進士五舉諸科六舉曾經御試及進士六舉諸科七舉曾經御試年五十以上河東河北陜西舉人遞減一舉令禮部貢院特以名聞

戊申太子太保致仕龎籍卒時上不豫廢朝臨奠皆不果第遣使弔賻其家贈司空兼侍中謚莊敏籍曉律令長於吏事持法深峭軍中有犯者至或斷斬刳磔或累笞至死以故士卒聞風畏服而治民有惠愛及為相為言者所詆聲望減於治郡時案此不載言者姓名宋史載籍嘗受道士趙清貺賂韓絳論之不已乃罷知鄆州或即此事也

甲寅昭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李昭亮卒贈中書令謚良僖昭亮為人和易諳練近事於吏治頗通敏善委僚

佐故數更藩鎮無他過然妻早亡三妾並嬖迭擅家政
昭亮莫能制也
丁已詔加號上仙隱影唐將軍曰道化真君上靈飛形
葛將軍曰護正真君直使飛真周將軍曰定志真君仍
於在京宮觀營建殿宇先是上不豫夢三神人自言其
姓號若在左右翊衛之既寤而疾稍平乃詔遍求神祠
而無有後得於上所受籙中特表異之春明退朝録當考詳 案春明
退朝録載此為嘉祐初年事第云上夢至大野
迷失道有葛將軍送至宮闕與此微有不同

壬戌孫兆爲殿中丞單驤爲中都令仍令校正醫書封神應侯扁鵲爲神應公皇城使巴州刺史宋安道等皆降官

癸亥御内東門幄殿

甲子御延和殿賜進士許將等一百二十七人及第六十七人同出身諸科一百四十七人及第同出身又賜特奏名進士諸科一百人及第同出身諸州文學長史將閩人也

乙丑以聖體康復宰臣詣東上閤門拜表稱賀

辛未晦上暴崩于福寧殿是日上飲食起居尚平寧甲夜忽起索藥甚急且召皇后皇后至上指心不能言召醫官診視投藥灼艾已無及丙夜遂崩左右欲開宮門召輔臣皇后曰此際宮門豈可夜開且密諭輔臣黎明入禁中又取粥於御廚醫官既出復召入使人禁守之

夏四月壬申朔輔臣入至寢殿后定議召皇子入告以上晏駕使嗣立皇子驚曰某不敢為某不敢為因反走

輔臣共執之或解其髮或被以御服名殿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及宗室刺史已上至殿前諭旨又名翰林學士王珪草遺制珪惶懼不知所為韓琦謂珪曰大行在位凡幾年珪悟乃下筆至日昳百官皆集猶吉服但解金帶及所佩魚自垂拱殿門外哭而入班福寧殿前哭韓琦宣遺制英宗即皇帝位見百官於東楹百官再拜復位哭乃出帝欲亮陰三年命韓琦攝冢宰輔臣皆言不可乃止蔡氏直筆云仁皇暴崩慈聖光獻皇后祕不發喪密名英宗入禁中降内

批宣大臣明日郤問候曉開內東門乃啟垂拱殿後門宣上旨令大臣由垂拱殿入宰相韓琦而下至福寧殿下再拜升階扣簾欲進內侍言皇后在此琦郤立后發哭曰天下不幸夜來官家忽然上仙大臣發哭后曰怎奈何相公官家無子琦曰皇后不可出此言皇子在東宮何不便宣入后曰只是宗室立了他後莫有人爭琦曰更何可擬議后乃曰皇子已在此方命捲簾時英宗已即位了琦退謂同列曰適來敢亂發一言耶於是宣班草遺制殿帥郝質戒殿前班兵曰令入殿候見吾山呼拜時汝輩方得山呼質扣殿階白宰相欲上殿看官家琦稟后后許之時英宗散髮被面覆以帽子質徐搢笏拂開髮審觀之降殿山呼拜殿前亦山呼拜時朝論稱有如此宰相殿帥天下豈不晏然按司馬氏日記則英宗在外翌旦召入韓琦家傳亦云遣中使扶侍皇子須臾皇子到與日記畧同如直筆所載琦對后語若果有之家傳必不肯遺恐出于傳聞未可信也又此時殿

帥乃李璋而郝質實為馬軍帥直筆蓋誤今並不取邵氏聞見録亦云仁宗大漸之夕光獻即名英宗入翌日大臣方入英宗即位與蔡氏直筆同然實録本紀皆云輔臣至福寧殿皇后傳遺旨命皇子即位不云先名皇子入也神録曹太后傳獨云先名皇子入翌日乃名輔臣更須考詳

癸酉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百官進官一等服緋紫及十五年者與改服色優賞諸軍如乾興故事所費無慮一千一百萬貫匹兩在京費四百萬時禁衛或相告乾興故事内納食物中有金既而宫中果賜食衆視食中無有紛紛以為言殿前副都指揮使李璋呼其長謂曰

爾曹平居衣食縣官主上未臨政已優賞爾何功復云
云敢諠者斬衆乃定職方員外郎判吏部南曹王端言
公卿子弟襁褓得官未嘗涖事而錫服與年勞者等何
以示勸請從涖日始遂著為令端質弟也命引進副使
王道恭告哀契丹左藏庫副使任拱之告哀夏國拱之
仍齎賜大行遺詔及遺留物三司奏乞内藏庫錢百五
十萬貫紬絹二百五十萬匹銀五萬兩助山陵及賞賚
從之宣慶使石全彬提舉製造梓宮以畫樣進詔務為

堅完毋得過有華飾武勝軍節度使李璋案此即前殿帥李璋蓋兼武勝軍節度使也鎮東留後李端愿同州觀察使李璋乞隨宗室別班赴臨詒璋管軍同百官入端愿璋從所乞上初即位與輔臣言皆不名及將責降醫官有欲為孫兆單驤地者言於上曰先帝初進兆等藥皆有驗不幸至此乃天命也非醫官所能及上歛容曰聞兆等皆兩府所薦信乎對曰然上曰然則朕不敢與知唯公等裁之皆惶恐甲戌兆編管池州驤峽州同時責降者十二人獨

兆驤得遠地云

乙亥羣臣表請聽政不從詔天下官名地名人姓名與御名同者改之改名部署曰總管命韓琦為山陵使先是輔臣奏事帝必詳問本末然後裁決莫不當理中外翕然皆稱明主是日晚忽得疾不知人語言失序復召已責降醫官宋安道甄立里秦宗一王士倫等入侍疾

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

丁丑羣臣三上表請聽政戊寅詔許之既而以疾不果

有司請改日大斂司天監言卜近日則不利上及太后

上令避太后而已己卯大斂上疾增劇號呼狂走不能

成禮韓琦亟投杖褰簾抱持上呼内人屬令加意擁護

又與同列入白太后下詔俟聽政日請太后權同處分

禮院奏請其日皇帝同太后御内東門小殿垂簾中書

樞密院合班起居以次奏事或非時名學士亦許至小

殿皇太后處分稱吾羣臣進名起居于内東門從之韓琦

投杖褰簾擁護英宗事據家傳

及王嵓叟别録國史並無此

庚辰遣供備庫副使夏僖等二十人告諭諸路官吏軍民以先帝升遐及上嗣位之意諫官司馬光等言竊見大行晏駕已近旬日其告哀契丹使者猶未進發兼聞不曾素戒使者對答繼嗣之辭臣等竊議深恐未便何則國家既與契丹約為兄弟遭此大喪立當訃告彼中刺探之人所在有之今天下縞素彼中豈得不知而訃告之人尚未到彼將謂中國有何事故能不猜疑自古大宗無子則取於小宗以為後著在禮典豈為國惡若

敵人有問盡以實對有何所傷今問繼嗣於使人而使人對以不知事體豈得穩便陛下初為皇子之時詔書已布告天下彼中安得不知今若答以虛辭不足詐彼而適足取其笑侮爾國家自與契丹和親以來五十六年生民樂業今國有大故正是鄰敵闚伺之時豈可更接之失理自生間隙臣等願朝廷早決此議令使人晝夜兼數程進發若彼中問及繼嗣皆以實告孔子曰言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之謂也

辛巳命契丹賀乾元節使保靜軍節度使耶律轂等進書奠梓宮見上於東階放夏國使人見令閤門以書幣入始契丹使者至德清廷臣有欲却之者有欲候其至國門諭令出者議未决太常丞集賢校理邵亢請許其使者奉國書置柩前俾得見上以安遠人詔從其言前此契丹使介並書惟此但書耶律穀等今因之龍圖閣直學士周沆充館伴契丹使者初未許見先詔取書置柩前使者固請見曰取書非故典也上以方衰絰辭焉使者執書不肯授閤門

沆曰昔北朝有喪南使至柳河而還今朝廷重鄰好聽北使至京師達命於几筵恩禮厚矣奈何更以取書為嫌乎使者立授書然上亦卒見轂等朝廷未知契丹主之年沆從容雜他語以問使者出不意遽對以實既而悔之相顧愕然曰今復兄事南朝矣紫沆先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此時已名知通進銀臺司判太常寺矣此猶稱直學士官與本傳不合未知孰是

壬午輔臣入對於承儀殿西閣皇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初議帝與太后同御東殿垂簾輔臣合班以

次奏事及是上方服藥權居柔儀殿東閣之西室太后居其東室輔臣以政事復奏於簾前云

癸未內出遺留物賜兩府宗室近臣主兵官有差富弼文彥博時居喪皆遣使就賜之賜富弼文彥博在庚辰日今并書之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司馬光言蒙恩賜以留物如臣所得已千緡況名位漸高必霑賚愈厚舉朝之內所費何翅鉅萬切以國家用度素窘復遭大喪累世所藏幾乎掃地傳聞外州軍官庫無錢之處或借貸民錢以供賞給一

朝取辦逼以捶楚當此之際羣臣何心以當厚賜況將來山陵所須全未有備國信往來又當供億萬一更有水旱軍旅之虞不知朝廷何以處之若國用不足必重斂于民民已困窮何以供命饑寒所驅必為盜賊此乃安危之本願陛下深思熟慮勿以為細事而忽之也臣誠知乾興之際曽有此例亦恐當時所賜不至如此之多況當時帑藏最為富實今事力耗竭十無一二豈可但云舊例不思損益況委質為臣共圖國事股肱耳目

譬猶一體安則俱安危則俱危豈得多得金珠然後輸忠盡力恐非所以遇士大夫之道也今天崩地圻率土哀摧羣臣各遷一官不隔磨勘恩澤已厚誠不忍更受賜物因公家之禍為私室之利伏望聖慈許令侍從之臣各隨其意進奉金帛錢物以助山陵之費如此則君恩下流臣誠上達上下相愛洽於至和既可以少舒民力又不至有傷國體光遂與同列詣客省進奉詔以乾興年無此例却之光又言方今國家多虞人心危懼正

是朝廷斟酌時宜損益變通之際豈可不究利害但詢舊例而已況所賜羣臣之物比舊例過多幾倍而羣臣有所進獻則云舊例無之雖聖恩務在優隆然羣臣有廉恥之心者何面目以自安又州縣鞭撻平民逼取錢物以濟時之急不知乾興年中何嘗有此例也以此見國家虛實緩急逐時不同豈可專執舊文不加裁損今大喪之後內外困窮凡百在位之臣皆當焦心克己以救其患若受此非常之賜恬然有之曾不為媿則士衆

必曰我輩勞苦而所得微薄羣臣安坐而專享厚利其心安得不怨百姓亦曰我輩剥膚椎髓以供賦歛而浩浩入羣臣之家如泥沙不惜其心安得不怨近者怨遠者怨爲國計者可以不深思遠慮乎是以臣輩區區欲輸此物非謂可以增帑藏之富助用度之急也其意蓋以通上下之情慰遠近之心塞無厭之怨解重歛之怒伏望朝廷留心省察知其爲安危之本非誇小廉競小忠也朝廷卒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以

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

甲申宰相韓琦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進封衛國公琦本傳稱進封衛國實錄稱魏國今從本傳 按宋史進封衛國公與山陵使同命後太后還政復拜魏國公

曾公亮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樞密使張昪參知政事歐陽修趙槩並加户部侍郎樞密副使胡宿吳奎並加給事中

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羣生無福大行皇帝奄棄天下皇帝繼統哀毁成疾未能親政恭請殿下同决庶務臣愚伏計殿下念宗廟社稷之重為四海黎

元之計不得已而臨之非中心所欲也若皇帝聖體不日康寧殿下必推而不居若藥石未效則殿下方且總攬萬幾未暇自安故凡舉措動靜不可不謹戒留心焉方今天下之勢危於累卵小大戰戰憂慮百端若非君臣同心内外協力夙夜勤勞以狥國家之急則禍難之生豈可勝悔哉夫安危之本在於任人治亂之機在於賞罰二者不可不察也若中外百官各得其人賢能者進不肖者退忠直者親讒佞者踈則天下何得不安任

職之臣多非其人賢者退不肖者進忠直者踈讒佞者親則天下何得不危賞不因喜罰不因怒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則天下何得不治喜則濫賞怒則妄罰賞加於無功罰加於無罪則天下何得不亂然則天下安危治亂不在於他在於人主方寸之地而已矣凡御下之道恩過則驕驕則不可不戢之以威威過則怨怨則不可不施之以恩恩威之道聖人所以制世御俗猶天地之有陰陽損之益之不失中和以生成萬物者也夫

恩者欲物之親已也有時而生怨威者欲物之畏已也有時而生慢小人之性恩過則驕驕而裁之則怨矣爵禄賞賜妄加於人則其同類皆曰我與彼才相若也功相敵也彼得之而我獨不得何哉是出一恩而召羣怨也故曰恩有時而生怨也威嚴太盛則人無所容刑罰煩苛則濫及無辜濫及無辜則其類皆曰是過也人誰無之彼既不免行將及我於是乎窮迫思亂為其上者乃更恐而求姑息是始於嚴而終於慢也故曰威有時

而生慢也如是則為人上者豈不至難哉蓋善為人上者不然恩必施於有功而罰必加於有罪恩雖至厚而人不敢妬者何也衆人之所與也罰雖至重而人無所怨者何也衆人之所惡也大行皇帝天性至仁羣臣之功或未足言而賞之已厚罪或不可容而罰之至輕善則善矣而小人不識大恩者或幾乎驕慢臣竊意殿下今茲繼而為政必糾之以嚴糾之以嚴誠是也然天下之人涵濡大行皇帝聖澤日久一旦暴加繩檢恐駭而

離心伏願殿下徐以義教之戒之有不聽從而尤無良者然後加刑罰焉則誰敢不肅此善之善者也往者大行皇帝嗣位之初章獻明肅皇太后保護聖躬綱紀四方進賢退姦鎮撫中外於趙氏實有大功但以自奉之禮或尊崇太過外親鄙猥之人或忝汚官職左右讒諂之臣竊弄權柄此所以負謗於天下也今殿下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覲聽以占盛德臣以為凡名體禮數所以自奉者皆當深自抑損不可盡依章獻明肅皇后

故事以成敬順之美副四海之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殿下當信之用之與共謀天下之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勲者殿下當疎之遠之不可寵以禄位聽采其言也臣聞婦人內夫家況后妃與國同體休戚如一若趙氏安則百姓皆安況於曹氏必世世長享富貴明矣趙氏不安則百姓塗地曹氏雖欲獨安其可得乎是故政者正也為政之道莫若至公臣願殿下熟詧羣臣之中有賢

才則舉之有功則賞之雖賤如廝役憎如仇讎遠在千里之外皆不可棄遺如此則人誰不勸矣羣臣之中職事不修則廢之有罪則刑之雖貴為公卿親為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寬假如此則人誰不懼矣夫為善者勸為惡者懼百姓稱職萬民樂業天下之安猶倚泰山而坐平原也尚何憂哉然後俟皇帝聖體平安授以治安之業自居長樂之宮坐享天下之養則殿下聖善之德冠絕前古光映後來雖周之文母漢之明德不足

比也

乙酉作受命寶命歐陽修篆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發諸路卒四萬六千七百八十人修奉山陵

丙戌以國子監所印九經及正義孟子醫書賜夏國從所乞也

丁亥以皇子右千牛衛將軍仲鍼為安州觀察使光國公右内率府副率仲糺為和州防禦使樂安郡公仲恪為博州防禦使大寧郡公　翰林學士王珪上言聖體

已安皇太后乞罷權同聽政即命珪草還政書既而不行司馬光日記十六日丁亥王珪乞皇太后還政實録無其事又據王珪集有皇太后第一次還政書注云嘉祐八年四月十八日辰時通進司降到御寶劄子令撰當日未時進入十八日己丑也實録亦無其事今依日記載此更須考詳熒惑自七年八月庚辰夕伏積二百四十九日命輔臣祈禳於集英殿己丑晨見東方

癸巳權三司使蔡襄奏大行山陵一用永定制度於是右司諫王陶上言民力方困山陵不當以永定為凖其後京西轉運使吳充楚建中知濟州田棐繼上言請遵

先帝遺詔山陵務從儉約皇堂上宮除明器之外金玉珍寶一切屏去建中須城人也禮院編纂蘇洵亦貽韓琦書切諫至引華元不臣以責之琦為變色乃詔禮院與少府監議唯省乾興中所增明器而已其他猶一用定陵制度盧士宗傳云士宗為少府監典工作造方中諸物比乾興省費十餘萬緡按實録云省乾興所增明器而已然則一種自費十餘萬緡也士宗傳似飾説今不取右司諫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鄭獬上言大行山陵依乾興制度雖未為過多以今校昔蓋有不同乾興帑藏充積財力有餘故

可以濫祖宗之舊制今國用空乏財賦不給近者賞軍已見横歛富室嗟怨流聞京師雖三路州郡頗能支梧葢將累歲邊備一日費之不知何年復能充補萬一歳凶民饑小有風塵之警則將何策以善其後豈可用乾興為法也夫儉葬之制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此前世之極論臣不復言竊惟先帝節儉愛民出於天性無珠玉竒麗之好無犬馬游觀之樂服御至於澣濯器玩極於朴陋此天下之共知

也今山陵制度乃取乾興最盛之時為凖獨不傷先帝節儉之德乎臣以為宜敕有司條具名數再議減節獬疏據本傳附見實録不載也上自不豫以來喪皆禮官執事羣臣奉慰則垂簾不坐乙未大祥上始親行禮又捲簾坐受慰人心稍安

丁酉起復文彥博固辭表三上乃聽終喪尋有詔給俸賜比宰相之半彥博又辭許之給俸賜在七月乙卯今并書

已亥羣臣上表請臨朝聽政表三上乃許之　立京兆

郡君高氏為皇后北作坊使遵甫之女遵甫繼勳之子也母曹氏皇太后親姊后四歲與上同育於禁中仁宗常謂太后他日必以相配太后許諾既長出宫慶歷七年歸於濮邸封京兆郡君於是正位案立后係庚子日事此與己亥連書疑誤

戊戌司馬光上疏曰臣愚竊惟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以宗廟社稷之重昭然遠監確然獨斷知陛下仁孝可守大業擢於宗族之中建為嗣子授以天下其恩德隆

厚踰於天地固非微臣所能稱述今不幸奄棄萬國陛下哀慕泣血以夜繼晝過於禮制以至成疾中外聞者無不感泣知大行皇帝能為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羣臣百姓不勝大幸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四海之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措云為不可不審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名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為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嚮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

無為而治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鮮體綱紀不立萬事隳頽治亂之原安危之機盡在於是臣願陛下難之重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然後可發也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孝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謹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形四方之化則福祚流於子孫令聞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元臣願陛下一循典禮勿有變更

於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俯狥羣情二十七日而釋服至於宫禁之中音樂游燕吉慶之事皆俟三年然後復常以盡送終追遠之義焉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為其父母齊衰期為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為巳之親皆降一等蓋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為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衛

太子史皇孫光武起於布衣親冐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為元帝後亦不敢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南頓君此皆循大義明至公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至於哀安威靈或自旁親入繼大統皆追尊其祖父此不足為孝而適足犯義背禮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臣願陛下深以為鑑杜絶此議勿復聽也凡此數者臣伏計陛下聰明皆素知之然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懼不幸有諂諛之臣不識大體妄有開說自求容媚陛下萬一誤加聽從欲捐軀爭之

亦無及已是以不敢不先事而言庶幾聖德純粹完美不有秋毫之缺使一夫竊議於草萊者臣之志也

五月癸卯進封公主為長公主岐國改越國福安改康國慶壽改惠國永壽改榮國寶壽改順國　以皇子位伴讀太常少卿李受為左司郎中皇子位說書屯田員外郎王獵為刑部員外郎並充天章閣待制受兼侍讀獵兼侍講管勾皇子位昭宣使瑞州刺史右班副都知石全育領原州團練使充入內副都知故事都知四人

至是並全育而五詔後有闕勿補任守忠鄧保吉甘昭吉李允恭石全育並為入內都知凡五人也

庚戌封長女為德寧公主第二女為寶安公主第三女為壽康公主中書奏用故事并長公主皆賜告罷其冊禮　詔山陵所用錢物並從官給毋以擾民詔雖下然調役未常損也此據司馬光日記王珪集亦載此詔文　三司計山陵當用錢糧五十萬貫石而不能備或請移陝西緣邊入中鹽於永安縣轉運副使薛向陳五不可且乞如其數以獻

許之（此據薛向傳附見）右司諫王陶為户部員外郎直史館充皇子位伴讀屯田員外郎周孟陽祕書丞孫思恭充皇子位說書孟陽自以王宮教授與上有潛龍之舊而李受王獵皆非上故識顧先得待制由是觖望固辭說書不拜司馬光言臣聞三代令主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弟端良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成心喻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

萬世此教之所以為益也今王陶等雖為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未甞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己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偽雖皇子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諂諛易入詐偽易惑如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為之師

傳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矣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位與皇子居處燕遊講論道義銷萌善抑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伴讀官糾舉施行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若皇子自有過失再三規誨不從亦聽以聞如此則

必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誠天下之幸也

丁巳（案丁巳原本誤作乙巳今改正）賜鄭州公使錢五百貫以靈駕所過故也

冨弼既除喪戊午授樞密使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庚申翰林學士王珪奏謹按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春秋公羊説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乾興元年夏既定真宗皇帝

謚其秋始告天於圜丘史臣以為天子之謚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近制唯詞臣撰議即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臣奉命撰上先帝尊謚欲望明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南郊而後下臣僚之議庶先帝之茂德休烈可信萬世之傳詔兩制詳議翰林學士賈黯等議如珪奏從之

甲子集慶節度使知曹州張茂實請改名孜從之

戊辰皇子仲鋮仲糾始就東宫聽讀　是日初御延和
殿上疾猶未平命輔臣祈福於天地宗廟社稷及景靈
宫寺觀又遣使二十一人禱岳瀆名山
六月癸酉上復以疾不出是時唯兩府得入對柔儀退
詣内東門小殿簾帷之外覆奏政事於皇太后如初
先是禮院言大行祔廟而太廟七室皆滿請增置一室
詔兩制及待制以上與禮官考議觀文殿學士孫抃等
議曰自十月丙戌日移入此　謹按禮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曰世與昭穆云者據父子之正而言也若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數之矣商祖丁之子曰陽甲曰盤庚曰小辛曰小乙四子皆有天下而商之廟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為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祖丁是古之兄弟相及昭穆同而不世數數之明矣故晉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九世中宗睿宗之於高宗恭宗文宗之於穆宗同居穆位國朝太祖為受命之祖太宗為功

德之宗此萬世不遷者也故太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皇帝稱孝孫而禘祫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而著之於祀典矣大行皇帝神主祔廟伏請增一室為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詔從之於是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盧士宗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司馬光議曰臣等謹按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昭穆親盡則毀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

或起於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次故或祀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帝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帝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遷豫州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其神主蓋以太祖未正東嚮之位故止祀一昭一穆若太祖已正東嚮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為七世矣唐高祖初立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洪農府君神

主於夾室高宗祔廟又遷宣皇帝神主於夾室皆祀六世此前世之成法也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難可依據今若以太祖太宗為一世則大行皇帝祔廟之日僖祖親盡當遷於西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太廟更不須添展一室詔抃等再議於是復上議曰先王之禮自王以下降殺以兩故有天下者事五世自漢以來諸儒傳禮者始有夏五廟商六廟之說其說出於不見伊尹之言而承用禮家

之誤蓋自漢唐至周廟制不同而大抵皆七世王制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者是也今議者疑僖祖既非太祖又在三昭三穆之外以為於禮當遷如此則是以有天下之尊而所事止於六世不稱先王制禮降殺以兩之意且議者言僖祖當遷者以為在三昭三穆之外則於三代之禮未嘗有如此而不遷者臣等以為三代之禮亦未嘗有所立之廟出太祖之上者也後世之禮既與三代不同則廟制亦不得不變而從時且自

周以上所謂太祖亦非始受命之主特始封之君而巳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為立廟之始祖方廟數未過七世之時遂毀其廟遷其主考三代之禮亦未嘗有如此者也漢魏及唐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臣等竊以為存僖祖之室以備七世之數合於經傳事七世之明文而亦不失先王之禮意詔恭依

戊寅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蔡襄為修奉太廟使襄乃以八室圖奏御又請廣廟室并夾室為十八間從之　侍

御史吕誨上疏曰陛下踐祚於今累月哀慕日深摧毁過禮聖躬違豫久而未平萬幾滯留皆期英斷法宫嚴閟不覩清光臣子之心若為啟處傳聞太醫所上湯劑鮮用服餌臣居外罔知其然陛下必以方術無狀當更選上醫精加調護若謂勿藥有喜計日可待則臣恐宣節失宜五行二氣浸淫汨戾邪得干正非所以保聖躬為宗社計也且居喪之禮毁不滅性聖經深戒士人承家猶曰弗克况萬乘之重耶商髙宗居亮隂中謂傅説

曰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平居尚及於此况陛下實攖美疢其可不念臣敢祈明斷節損哀泣中致二府責成太醫講求藥餌無俾玩疾切須瞑眩期於必瘳使天下傾聳知禮樂政刑行於朝夕皇太后惟疾之憂懽然慰懌豈不休哉又安止孝德充塞高厚將見藥石之言自聞於上丕命其承昌明於聖世矣誨以六月八日上此䟽八日戊寅也今附見 帝自感疾即厭服藥餌韓琦常親執藥杯以進帝不盡飲而却之藥汚琦衣太后亟出服賜

琦琦不敢當太后曰相公殊不易皇子仲鍼侍側太后曰汝盍自勸之帝亦弗顧也十一月呂誨乞大臣及淮陽王侍藥後移此附彼然附此為允更詳之

癸未同知禮院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呂夏卿奏請定九廟之制及請俟大行山陵復土百官班迎靈駕還內山陵使先入見日中行始虞之祭虞主不題謚號九虞既畢然後行卒哭之祭明日而祔廟詔兩制及待制以上與禮官會議觀文殿學士孫抃等奏夏卿所陳九廟事

不經見其言周漢以來九虞之祭皆在十六日外欲俟
大行靈駕還内日中行始虞之祭縁古之葬去國近平
旦而葬日中而虞於寢今之葬遠虞主在途日遷舍不
可以無祭其言漢制不題謚虞主及終虞而行卒哭之
祭則如夏卿從之
丁亥詔今歲制科舉人著作佐郎趙商等十七人權罷
將來判場便赴祕閣就試商安仁人也案原書作趙禼然禼係邛州依
政人與此不合又一本作商今從之
兵部郎中權判大理寺陳太素知

明州太素常為大理詳斷官審刑詳議官權大理少卿又判大理寺任刑法二十餘年朝廷有大疑獄則必名與議太素推原人情以傅法意衆皆釋然自以為不及雖號明習法令然所論建亦或有不中每臨按牘至忘寢食大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答曰囹圄之苦豈不甚於我也在大理以耳疾數求罷（案耳疾原本作身疾今據宋史改）執政以為任職弗許久之乃出守太素常謂有司議法當據文直斷不可求曲當求曲當法所以亂也　翰林學士

范鎮言竊聞大行皇帝受命寶及公寶法物與平生衣冠器用皆欲舉而葬之恐非所以稱大行皇帝恭儉之意其受命寶伏乞陛下自寶用之且示有所傳付若衣冠器玩則請陳於陵寢及神御殿歲時展視以慰思慕詔檢討官討尋典故及命兩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奏曰受命寶者猶傳國璽也宜為天下傳器不當改作古者藏先王衣服於廟寢至於平生器玩則前世既不納於中方亦不盡陳於陵寢謂今宜從約以稱先

帝恭儉之實然時已更造受命寳而珪等所議弗用
癸巳司馬光上太后及帝疏曰臣聞天地交謂之泰天
地不交謂之否天地者上下之象也施諸人事君仁而
臣忠父慈而子孝兄愛而弟恭皆泰也君不仁臣不忠
父不慈子不孝兄不愛弟不恭皆否也泰則上下之情
通内外之志和國以之治家以之安否則上下之情塞
内外之志乖國以之亂家以之危治亂安危之分不在
於他在於審察否泰之端而已矣書曰立愛惟親立敬

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自古明王治天下之道未有不自孝慈始者也恭惟先帝屬籍之親凡數百人獨以天下之業傳於聖明皇太后承顧命之際鎮撫中外決定大疑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何可勝言皇帝至性烝烝哀以執喪恭以致養夙夜憂勞以成疾疹其餘慈孝之美可謂至矣然臣竊有懼不可不過慮於萬一先事而進言者臣聞金隄千里潰於蟻壤白壁之瑕易離難合況社稷之重非特金隄也骨肉之親非特白璧也在

於守之至謹執之至固完美無間然後福禄無疆也夫姦邪之人專闚主意釁隙則因乘之於是離間人君臣交鬬人父子使之上下相疾内外相疑已然後得奮其詐謀以盜其大權利其重利自古以來喪國敗家未有不由此者也今雖睿聖在上朝廷清明中外之臣咸懐忠良然禍福之源其來甚微舉措聽納不可不慎臣愚竊惟今日之事皇帝非皇太后無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兩宫相恃猶頭目之與心腹也皇帝

聖體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順顔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效而定省溫凊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他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也蓋言骨肉至親正當以恩意相厚不當較錙銖之是非也臣愚伏望皇帝思孔子之言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姦人欲有開說涉於離間者當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佞之徒不能欺惑

聖明也方今天地鬼神羣臣百姓鳥獸草木皆恃兩宮以為安兩宮歡欣於上則天地鬼神得以歆其禮祀鳥獸草木得以遂其生息況羣臣百姓孰不保首領以樂太平之化哉（癸巳二十三日據本集附此）帝初以憂疑得疾舉措或改常度其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太后對輔臣嘗及之韓琦因出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在外見得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自家

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然照管矣同列為縮頸流汗或謂琦曰不太過否琦曰不如此不得間有傳帝在禁中過失事衆頗惑之琦曰豈有殿上不曾錯了一語而入宫門即得許多錯固不信也傳者亦稍息

此據琦家傳及别録但畧加刪潤大意與十一月末所載畧同蓋此時琦未赴昭陵彼時歸自陵下不妨兩出之

戊戌山陵使韓琦奏山陵諸頓所調物過多乞選朝臣一員付之計度乃命鹽鐵判官楚建中往裁其數時三

司使蔡襄揔應奉山陵事凡調度供億皆數倍勞費既廣已而多不用議者非之此據蔡襄傳附見　入内副都知甘昭吉充永昭陵使上即位之夕昭吉直禁中翊衛有勞自文思副使超遷供備庫使康州刺史昭吉奏曰臣本孤微無左右之舉而先帝知臣朴直自小官拔用至此分當從葬今願得西掃陵寢足矣上嘉其忠特有是命

上疾既平猶未御正殿御史中丞王疇上䟽曰王者以一心應萬幾之務莫不始於憂勤終則逸樂受命之

初德澤未有以及人聰明未有以照物上下之誠未交中外之心未和故必勤其所當事憂其所未濟夜思晝行惟恐不及然後功業成而可以深拱無為矣此始終勞逸先後之序也祖宗丕受天禄四聖相授未嘗不以天下為憂陛下潛養藩邸而先帝發知子之明決承後之託天授有德固宜自勉以承靈心令四方之人翹足引首傾耳注目願覩新政者累月於兹而未御正殿以見羣臣議者皆謂聖躬固已平復但以未經先帝卒哭

不忍視朝此實天子之孝逾於高宗矣今易月之期已在卒哭之外惟引禮割情顧思大誼早御前殿南面聽政赫然日昇萬物咸覩臣民之望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九十九

宋 李燾 撰

仁宗

嘉祐八年秋七月乙巳侍御史呂誨為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辛亥詔諸道押即位進奉人各與官有官者與推恩勿試以乾興押進奉人皆試詩於學士院已而不合格者

例與官故有是詔知諫院司馬光奏竊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等各遣親屬進奉賀登極表至京師朝廷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乃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或所遣之人非親屬者亦除齋郎及差使殿侍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故有此例後來人主嗣位之初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國家爵禄本待天下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令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為太濫況近年官吏繁冗十倍於國初之時朝廷深知其

弊所以數年前別定制條減省諸色奏廕之數若進表之人皆得一官則又并增數百入仕之人是嚮來減省悉為虚設今縱不能盡罷此等恩澤其進表人若五服内親者或乞等第受一官其無服非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幾少救濫官之失同修起居注鄭獬亦以為言且曰昔真宗初即位有事於南郊舊例羣臣皆得遷秩而真宗以為僥倖太甚遂命止加勲階真宗巳常革濫賞於南郊之初則陛下亦宜絶繆恩於登極之後也

執政謂已行之詔難於復改遂寢其議

壬子初御紫宸殿退御垂拱殿中書樞密奏事帝自六月癸酉不御殿至是始見百官感慟者久之其後隻日御前殿雙日御後殿惟朔望則前後殿皆不御至祔廟如故

丙辰夏國主諒祚遣使來弔慰見于皇儀殿門外其使者固求入對弗許諒祚所上表輙改姓李賜詔詰之令守舊約詔書見王珪集司馬日記亦具載之司馬光言伏聞夏國所遣使

人前日不肯門見固求入對朝廷不許勒歸館舍臣愚竊以陛下繼統之初四方皆欲瞻望天表窺覘聖德又聞向曾不安意謂未能視朝所以使人之心敢爾桀黠今若深閉固拒不聽入見則必疑有所隱避益足使之驕慢況即日陛下已御正殿臣謂何惜紫庭數步之地使之稽首拜伏瞻仰清光庶幾得識陛下神武之姿知必能鎮服四海歸至其國轉相告語使其蜂蠆之衆心服氣沮不敢窺邊此所謂上兵伐謀不待戰而屈敵者

也

丁巳契丹使祭大行皇帝于皇儀殿遂見上于東廂上慟哭久之使人言及大行輙出涕

庚申詔前敕有司自四月壬午放羣臣正衙見謝辭宜如故

癸亥契丹使辭於紫宸殿命坐賜茶故事當賜酒五行自是終諒闇皆賜茶而已

丁卯詔羣臣當上殿者今如故

戊辰百官議大行皇帝謚於南郊用王珪議也　初契丹主宗真母蕭氏愛少子宗元欲以為嗣宗真之重熙二十三年王拱辰報聘宗真嘗為拱辰言之其明年宗真死洪基嗣立以宗元為皇太叔洪基之清寧三年蕭氏卒宗元怙寵益驕恣與其相某謀作亂及相某以貪暴黜宗元懼謀愈急洪基知其謀陰為之備是月戊午宗元從洪基獵于涼淀洪基讓宗元先行宗元不可洪基先行依山而左宗元之子楚王洪孝以百餘騎直前

射洪基傷臂又傷洪基馬馬仆其太師某下馬掖洪基
使乘已馬殿前都點檢蕭福美引兵遮洪基與洪孝戰
射殺之洪基兵與宗元戰宗元不勝而適南趣幽州一
日行五百里明日被殺燕京留守耶律明與宗元通謀
聞其敗領奚兵入城授甲欲應之副留守某將漢兵距
焉會使者以金牌至遂禽斬明洪基尋亦至陳王蕭孝
友等皆坐誅先遣來使者數人悉宗元之黨也過白溝
並以檻車載去誅之獨蕭福延以兄福美有功得免時

清寧九年也此據司馬光日記其稱相某及太師某副留守某皆不得其名故也當考

八月庚辰王珪議上大行皇帝謚曰神文聖武明孝廟號仁宗

辛巳詔軍頭司引見公事如故司馬光言人君之職有三而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刑罰三也材有短長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小大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其餘皆不足言也臣伏見國家舊制百司細事如三司鞭一胥

吏開封府補一廂鎮之類往往皆須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有軍人武藝國馬芻秣之類皆躬親閱視此葢國初艱難權時之制施于今日頗傷煩碎陛下龍興撫運聖政惟新臣愚以為宜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百司自來公事須申奏取旨及後殿所引公事其間不繫大體非人君所宜躬親者悉從簡省委之有司陛下養性安身專念人君之三職足以法天地之簡易致虞舜之無為誠天下幸甚光又言陛下踐阼以來於今五月深

執謙巽端拱淵默羣臣奏事一無可否中外之情深為
欝欝向者猶謂聖體不安今御殿聽政已遵舊式出入
起居皆復常度而獨於萬幾未知裁決臣竊惑之臣愚
伏望陛下凡兩府及羣臣奏事稍留神省察詢訪利害
議論是非可則行之否則却之使四方翕然瞻仰聖德
億兆羣臣不任大慶先上殿劄子二道不得其日今附見軍頭司引見公事之後是
月司馬光言伏見醫官宋安道等四人昨以侍先帝醫
藥無狀降授諸州散官尋以陛下聖體不安大臣憂恐

權留安道等診候御脉今已及百餘日聖體終未平復安道等方術無驗較然可知且其人皆得罪於先帝臣謂陛下不宜赦其罪戾留在京師並乞發遣令赴貶所僧智緣本不曉醫但以妖妄惑衆於江淮間自云診脉能知災福今亦出入禁庭叨忝章服察其療疾實無所益伏乞奪去紫衣放歸本州凡用醫之道在謹擇其人而專任之然後良工得盡其術而功效可見今聞診御脉者常以十數工拙相雜是非混淆發言進藥更相倚

伏雖有俞扁之術將安所施於是强者自專弱者附會雷同比周共為誑罔不顧聖體務為身謀但云脉氣平和臓腑無疾然而旁側之人竊觀形證豈得為安寧復舊如醫官所言哉日月益深根柢益固四海憂畏焦心隳膽臣愚伏望陛下思一身之安危繫羣生之禍福深自重惜不可因循博訪京邑四方通醫術者精擇一人使之專診御脉聽用其言服食其藥若旬日之間全無應效則斥去不用別更擇人如此必遇良醫痊復有日

臣不勝區區惟聖慈少加采察

九月庚戌詔以皇子位為興慶宮既而知諫院吕誨言唐有此宮名改曰慶寧

辛亥皇子光國公仲鍼為忠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淮陽郡王改賜名頊樂安郡公仲糾為明州觀察使祁國公案仲糾同時改賜名顥仲恪為耀州觀察使鄄國公賜名顒

巳未永昌郡夫人翁氏削一資翁氏位有私身韓蟲兒者自言常汲水仁宗見小龍纏其汲而出左右皆莫見

因召韋焉留其金釧以為驗仍遺之物蟲兒遂有娠於是踰十月不產按問皆蟲兒之詐得金釧於佛閣土中乃蟲兒自埋之也太后以諭輔臣命杖蟲兒配尼寺為長髮而翁氏坐貶輔臣皆請誅蟲兒太后曰置蟲兒於尼寺所以釋中外之疑也若誅蟲兒則不知者必謂蟲兒實生子矣歐陽修私記載此事尤詳獨以蟲兒乃宮正仰搖真之私身與司馬光記不同今從日記

壬戌皇子位伴讀王陶為淮陽郡王府翊善皇子位說

書孫思恭爲侍講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兼史館檢討韓維爲太常丞充記室參軍陶等請王受拜不許呂誨言王今未出閤當且設師友不宜遽置僚屬臣欲朝廷先正陶等名位名位既正則禮分自安況王年已長當早令出閤開府建官翊善侍講自爲僚屬於事體即無不順此據呂誨奏議帝既視朝前後殿而於聽事拱默謙抑御史中丞王疇上疏曰廟社擁佑陛下起居安平臨朝以時僅踰半載而未聞開發聽斷德音遏塞人情鈌然臣

常論奏願陛下釋去疑貳日與二府講評國論明示可否而迄今言動寂寥中外未有所傳此蓋議論之臣辭情淺狹不能仰悟君聽伏望思太祖太宗艱難取天下之勞真宗仁宗憂勤守太平之力勉於聽決大政以慰母后之慈毋疑貳謙抑自使聖德闇然不光未幾又上䟽曰董仲舒為武帝言天人之際曰事在勉强而已勉强學問則聞見廣而智益明勉强行道則徳日起而大有功陛下起自列邸光有天命然而祖宗基業之重天

人頋享之際所以操心治身正家保國者尤在强勉力行也陛下昔在宗藩已能務德好學語言舉動未嘗越禮是天性有聖賢之資自疾平以來于兹半載而臨朝高拱無所可否羣臣關白軍國之政者日益至其請人主裁決者日益多然猶聖心盤桓無所是非者何也得非以初繼大統或慮未究朝廷之事故謙抑而未遑耶或者聖躬尚未寧而不欲自煩耶抑有所畏忌而不言耶苟為謙抑而未皇則國家萬務日曠月廢其勢將趍

於禍亂無疑也若聖躬未寧則天下之名醫良工日可召於前而方技不試藥石不進養疾於身坐俟歲月非求全之道茍有畏忌而不言則又過計之甚也今中外之事無一可疑無一可畏臣常為陛下力言之矣陛下何不坦心布誠廓開大明以照天下外則與執政大臣講求治體内則於母后請所未至延禮賢俊咨訪忠直廣所未見達所未聞若陛下朝行之則衆心夕安矣況陛下向居藩邸日夕於側者惟一二講學之師與左右

給使之人爾雖修身行已賢業日新而知者無幾則是為善多而得名常少也然而終能德成行尊美名遠聞此先帝之所以屬心也今處億兆之上有一言動則天下知之簡册書之比之於昔是善行易顯而美名易成也然而尚莫之聞者是不為耳非不能也有始有終者聖賢之能事在陛下勉強而已

冬十月癸未左司郎中知制誥張瓌為左諫議大夫瓌在先朝常建言密定儲副特録其功也此據瓌本傳　中書

奏舊制堂後官員外郎依舊供職至景祐初令至員外郎與外任縁堂後官未至提點皆不願出遂以所當轉官為子孫求恩澤至今沿以為例今欲轉至員外郎者令依舊供職更不許求恩澤所有五房提點例雖次補亦合擇材今後如任内職事修舉年滿日即依舊供職推恩任用如弛慢不職即不俟年滿止與堂除知州從之　東上閤門使眉州防禦使李端懿奏近歲閤門祗候以上領在京差遣不理資任是以各圖外任請令通

事舍人閤門祗候一任在京一任在外從之仍令常選留十二人在京

甲午葬仁宗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于永昭陵　皇城使果州團練使張茂則為內侍省押班司馬光呂誨言祖宗舊制內臣年未五十不得為內侍省押班茂則年方四十八陛下踐阼之初尤宜謹守祖宗法度以御左右之臣示天下至公若茂則果有才幹可用雖更留此闕二年俟其年及然後授之又何晚也臣恐茂則一開此

例內臣攀援求進者多畫一之法從此隳壞人人相效不可禁止不若正之於事初也

十一月已亥虞主至自山陵皇太后迎奠于瓊林苑太后乘大安輿輦如肩輿而差大無扇筤不鳴鞭侍衛皆減章獻明肅皇太后之半所過起居者咸呼萬歲

庚子虞於集英殿先是五虞皆在途及是六虞猶用在途之禮上不親祭知制誥祖無擇知諫院司馬光奏請親虞御史中丞王疇亦以為言下禮院詳議謂宜如無

擇等奏乃詔翌日親虞旣而上不豫卒令宗正卿攝事光即奏臣昨言虞祭者孝子之事非臣下所得攝乞陛下親行其禮陛下幸聽臣命有司設親祭之禮也而陛下今復不出在列之臣無不愕然自失且昨有司不爲陛下設親祭之禮猶可謂有司之失若今日之事則咎將誰歸此皆由臣惷愚以彰陛下之過臣之罪重惟陛下裁之臣聞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來日雖聖體小有不康亦當勉

强親祭以解中外之惑然上竟以疾故訖九虞不能出
也司馬光言臣先以醫官宋安道等診候御脉日久方
術無驗乞行降黜别擇良醫使專其事考其功效以行
賞罰自後寂然不聞朝廷施行臣以為聖體已安不敢
復言今覩陛下不親虞祭乃知疾疹殊未痊平臣子之
心何敢寧處竊聞宋安道等每奏皇太后及語大臣皆
云陛下六脉平和體中無疾狀如此安道等不惟方術
無効論其面謾之罪亦宜誅殛矣且安道等侍先帝疾

至於今日而猶免於貶竄宜其無所懲戒不盡心也臣不知朝廷何意再三惜此數人不為國家正賞罰之法快天下之心也夫以四海之廣捨此數人之外豈無良醫患在上之人不求求而不得得而不使使而不專故也臣又聞病人能自知其病者未甚病也憎良藥而不受者病在內拒之也今竊聞陛下不安如此而常自謂無疾則病已深矣醫有良藥而陛下不服則已為病所拒矣若陛下不早覺悟而更求名醫強進良藥縱陛下

不自惜奈宗廟社稷何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前有遇䕶而不敢避者也伏望陛下察臣兩次所奏罷黜醫人之無功者召募四方明醫委大臣精選一名使之專診御脉聽用其言服食其藥以旬月之期察其能否如前所云以保養聖神為天下生民之福吕誨言恭惟聖體違豫日久太醫雖衆傳聞療治調護俱未得宜又聞所進湯藥聖意頗倦服餌致醫者不得盡其術臣竊疑醫官倡是言以為自全之計又慮人衆相倚依違度日中外

之心徒益憂柰臣欲乞皇太后宸旨委兩府選擇善方脉者一二人俾專其事所進湯藥輪大臣一員淮陽王同内臣御醫供侍如此開悟上意服餌精專必見功效其醫官當重加賞或又無驗即嚴加責罰賞罰既明孰不用心所貴中外知治療調護之宜人心自安呂誨疏不得其時附見司馬光後

甲辰上親祭虞主而不哭名曰卒哭舊無卒哭之禮於是用呂夏卿議始行之

丙午祔仁宗神主于太廟樂曰大仁之舞以王曾吕夷簡曹瑋配享廟庭配享議實録載八月癸酉今附此

庚戌詔州軍長吏舉精於醫術者令赴闕

甲寅賜太常少卿孔叔詹金紫叔詹監裁造務以勞當遷上不欲以卿監賞管庫之勞故有是賜自是以為例

是月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臣聞聖人之德使四海之外編户之民皆輻輳而歸之如孝子之奉父母其故何哉惟仁愛惻怛之誠以加之也故詩云豈弟君子民之

父母夫四海至遠也編戶至微也誠之至也猶可以為父母況閨門之内血氣之親乎昔漢明德馬皇后無子明帝使養賈貴人之子炟以為太子且謂之曰人不必生子但患愛養不至爾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及明帝崩太子即位是為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終始無纎芥之間前史載之以為美談臣恭惟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立念宗廟之至重以皇帝仁孝聰明選擢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踐祚數日遽

嬰疾疢雖殿下撫視之慈無所不至然醫工不精藥石
未效竊聞嚮日疾勢稍增舉措語言不能自擇左右之
人一一上聞致殿下以此之故不能堪忍兩宮之間微
相猜望羣心憂駭不寒而栗方今仁宗新棄四海皇帝
久疾未平天下之勢危於累卵惟恃兩宮和睦以自安
如天覆而地載也豈可效常人之家爭語言細故有絲
毫之隙以為宗廟社稷之憂哉臣是用日夜焦心隕涕
側足累息寧前死而盡言不敢幸生而塞默也伏以皇

帝內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婿自童幼之歲殿下鞠育於宮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又仁宗立以為皇子殿下豈可不以仁宗之故特加愛念包容其過失耶況皇帝在藩邸之時以至踐阼之初孝謹溫仁動由禮法此殿下所親見而明知也茍非疾疢亂其本性安得有此過失哉夫心者神明之主也若有疾則精爽迷亂冥然無知言語動作不自省記不識親疎不擇貴賤此乃有疾者之常不足恠也殿下聰明睿智天下

之理無所不通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理也今殿下雖日夕憂勞徒自困苦終何所益以臣愚見莫若精擇醫士一二人以治皇帝之疾旬月之間察其進退有效則加之以重賞無效則威之以嚴刑未愈之時但宜深戒左右謹於侍衛其舉措語言有不合常度者皆不得以聞庶幾不增殿下之憂憤殿下惟寛釋聖慮和神養氣以安靖國家紀綱海内俟天地垂佑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之不亦美乎古之慈母有不孝之

子猶能以至誠惻隱撫存愛養使之内媿知非草心為善況皇帝至孝之性禀之於天一旦疾愈清明復初其所以報荅盛德豈云細哉臣之愚慮苦言盡此而已光又以疏諫帝曰臣两曽上疏以陛下受仁宗之天下欲報之德當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勿使姦邪之人有所離間致两宫有隙以上貽宗廟之憂下為羣生之禍叩心瀝膽極其懇惻未審臣言得達聖聽或萬幾之繁未嘗奏御也此乃成敗之端安危之本不可不

察臣聞漢章皇帝乃賈貴人之子明帝使明徳馬皇后母養之后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馬氏三舅皆為卿校列侯賈貴人終不加尊號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此前世美事今日所當法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復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然則父母之恩不獨以其生已也拊畜長育居其大半焉陛下自齠齓之年為太后所鞠育恩亦至矣

又况今日為仁宗皇帝之嗣承海内之大業乎臣謂陛下宜夙興夜寐昏定晨省親奉甘旨承順顔色無異於事濮王與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於是紛紛藉藉深可駭愕臣竊惟陛下孝恭之性著於平昔豈一旦遽肯變更葢鄉者聖躬未安之時舉動語言或有差失不能自省而外人訛傳妄為增飾必無事實雖然此等議論豈可使天下聞之也周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古人有言曰禦寒莫如重裘弭謗莫如自修

陛下疾疢未平固無如之何若既愈之後臣愚伏望陛下親詣皇太后閤克己自責以謝前失温恭朝夕侍養左右先意承志動無違禮使大孝之美純粹光顯過於未登大位之時如此則上下感悅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傳之言何能為損也古之至孝者雖有不慈之母猶能使之感悟驩悅回心易慮況皇太后聖善之德著聞四方自陛下有疾以來日夜泣涕禱於神祇憂勞困瘁以冀陛下之安寧如耕者之望收涉者之求濟陛下豈

不思有以慰安之也吕誨上皇太后書曰臣竊以兩漢而後諸侯王入繼聖統者甚衆或以功或以賢或以親或以黨四者之繼隆替所繫以功與親賢者何嘗不興隆於寶緒由黨附而至者未有不基乎禍亂哀平威靈之類是也千百載而下為之監戒今上生而敏睿天資英哲先帝知其歷數在躬又當近屬實以親而賢授之寶器及誕告於外歡聲翕然殿下以積勲之後配德仁宗主宣隂教天下蒙福上自潛德之初殿下鞠育保護

者三十年矣先皇厭代宣導遺吉掌握機柄佐佑聖嗣
克安天步永我帝業丕功茂實固不待愚臣一二而談
也上違豫以來重煩聽斷庶務允輯中外頼焉比聞流
議喧傳上疾未間言或荒忽承顔之禮時有所闕殿下
幾至不能容覆外臣罔測謂之然矣然竊慮小人乗間
幸兩宫如是隂爲交鬬以生他事殿下察其素履知其
有疾故當責中臣之輔助擇太醫之調理又聞上意自
倦服藥以致醫工久無效驗或者苦其瞑眩斯亦常情

誠恐奉御之人但能脩禮不敢強之以服餌積日之深其誤不細惟殿下廣乎容納之度忘其惰慢之禮親閱湯劑為調治強之以嚴威煦之以恩愛如此人神和悅得不降祐上之起居必遂安適不然恩禮中闕慈孝兩失人言不已天下何觀其如先帝何三十年保育之功一朝而棄臣竊為殿下惜之臣重思療治之法即如是言萬世之計敢不為殿下陳論漢馬皇后畢明帝世克全美德以至鞠養章帝勞瘁過於所生母子慈愛始終

無纖芥之隙章帝終為賢聖之主其保助亦已明矣史冊書美世遠益光臣伏願殿下循修以為法度念先帝之顧託體聖躬之憂危宮中間言不可不察方四海顒顒日期振治萬幾取決不可遲疑雖神宇暫勞而宋祚安矣俟上躬和平還居清淨燕閒和洽壽考豈不休哉況淮陽王及諸孫天資淳篤宜均撫育以盡愛慈繼繼承承本根為重儲副之位安可暫虛殿下宜上承天意下順人心謀及輔臣助成君德早議建立旁絕闚闞則

廟社之福天下之幸也并以書勸帝盡孝道親藥物開陳切至多人所難言又乞密建東宫其書曰陛下踐阼以來聖體違豫雖天光臨下而德音鮮聞萬幾之事未嘗可否悉付中書密院皇太后關決於中自非輔臣承旨兩制近侍亦不得造簾箔之下況踈遠之臣耶如是爵賞刑威一歸於政府使政府盡公則已脫有差繆何由取正下情所以壅閼中外所以慊然不安也為陛下謀者莫若早建元良内輔號令威福自中而出人知所

歸而下無異心此當今之速效也漢文帝即位之初有
司請預建太子以文帝英睿之君景帝賢明之嗣尚以
不豫建為憂誠有謂也況淮陽王天資穎悟法當寵嫡
宜預建立以固本根旁絶覬覦慰安人心斯萬世之利
也伏望陛下廓開聰聽俯納愚忠審權柄不可移於下
思機會不可失其時法漢文豫建之策為廟社長久之
計上有聖后之翊輔下有元良之倚頼陛下高拱巖廊
仰成庶政泰山之安何以喻此如此則游心清淨不言

而化人神胥悦天意昭輔勿藥之喜計日可期矣方帝
疾甚時云為多乖錯往往觸忤太后太后不能堪左右
讒間者或陰有廢立之議昭陵既復土韓琦歸自陵下
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書付琦琦啟之則帝所寫歌詞
并宮中過失事琦即對使者焚毀令復奏曰太后每說
官家心神未寧則語言舉動不中節何足怪也及進對
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言之且曰老身殆無所容須相
公作主琦曰此病故爾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

手太后不懌歐陽修繼言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昔温成驕恣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太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修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修又言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禀承遺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深居房帷臣等五六措大爾舉動若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琦等見帝

帝曰太后待我無恩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爾政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豈有不慈愛者帝大悟自是亦不復言太后事矣

焚歌詞據韓琦家傳謂焚歌詞琦在陵下恐不然别録稱在中書今畧加删潤其他則據蘇轍龍川别志云大臣有預立皇子者陰進廢立之計既不出主名深恐必無之或當時宦官輩私有此議非大臣也如家傳所載太后問昌邑王亦竟不知何人為太后言此今轍改為左右讒間者庶不失事實志又云歐陽修獨見帝按家傳則云韓琦獨見其勸帝盡禮於太后語意畧同今改為琦等共云云或

得其事之實也 案續通鑑綱目及琦修本傳俱以進諫兩宮為七月間事當以此書為確 先是十月輔臣請如乾興故事隻日召侍臣講讀上曰當俟祔廟畢擇日開經筵尋有詔直須來春司馬光以為學者帝王首務不宜用寒暑廢上納其言

十二月巳巳始御延英閣 案宋時無延英閣當以宋史作邇英 召侍讀侍講講論語讀史記吕公著講學而時習之曰說命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然則人君之學當觀自古聖賢之君如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用心以求治

天下國家之要道非若博士諸生治章句解訓詁而已

又講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公著言自天子至於庶

人皆須朋友講習然士之學者以得朋為難故有朋自

遠方來則以為樂至於王人之學則力可以致當世之

賢者使之日夕燕見講勸於左右又以左右之賢為未

足於是乎訪諸巖穴求諸滯淹則懐道抱德之士皆不

遠千里而至此天子之友朋自遠方來者也其樂亦大

矣又講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公著言在下而不

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令有未孚心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也劉敞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因陳說曰舜至側微也堯越四岳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德光於上下何謂孝友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弟為友辭氣明暢上竦體改容知其以諷諫也左右屬聽者皆動色即日傳其語於外既退王珪謂敞曰公直言至

此乎太后聞之亦大喜劉敞事據行狀附見

乙亥淮陽王頊出閤王辭兩宮悲泣不自勝太后亦泣慰諭遣之自是日再入朝　以仁宗御書藏寶文閣命翰林學士王珪撰記立石

己卯詔以國子博士陳俞舜制科第四等著作佐郎安燾常中進士科第三人與免遠官自今著為例燾開封人也

庚辰命翰林學士王珪賈黯范鎮撰仁宗實錄集賢校

理宋敏求直祕閣呂夏卿祕閣校理韓維兼充檢討官

入內都知任守忠管勾敏求時知亳州召用之

辛巳詔審官院應京朝官有親戚妨礙合迴避如到任

未及一年即與對移本縣官相妨礙本州别縣對移本

州官相妨礙於隣路對移及一年以上者除祖孫及期

已上親依此對移外其他親戚即候成資放罷令樞密

院三班院並准此施行

庚寅詔京師老疾孤窮匄者雖有東西福田院給錢米

者才二十四人可别置南北福田院并東西各葢屋五十間所養各以三百人為額歲出内藏五千貫給之其後又賜以泗洲大聖塔施利錢增為八千貫龍川别志云英宗母曰仙遊縣君任氏典匄者治平中置福田院由此故也

是歲天下户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丁二千六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一夏秋税一千九百二十八萬四千二百六十五石以災害放七十二萬四千六百三十三石決斷大辟千六十六人